



毒战

徐发华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描写发生在我西南边陲国际刑警与中国警官联手缉毒精彩的长篇小说。

“毒品王国”坤沙集团瞅准中国刚刚对外开放之机，勾结香港黑社会“新义安”集团，妄想打通沿着史迪威公路，越过横断山脉，转道川、黔、桂、粤楔入香港这条贩毒路线，策划了所谓“罂粟花”特大贩毒行动。为此，“新义安”集团副总裁李姬娜亲率一个惯于暗杀、偷运毒品的四人小组秘密潜到我西南陲，与拥有先进武器装备的坤沙集团别动队会合……

联合国禁毒总署和国际刑警组织截获情报后，一边将情报电告中国国际刑警组织，一边派出国际刑警、缉毒高手罗斯恰特和莫克急赴中国。与此同时，我公安部刑侦局的特派员吴宇、李斯亦接受任务奔赴中缅边境……

缉毒队伍内的坤沙集团奸细配合隐藏得极深的大毒枭，利用手中的金钱和女色，雇用杀手，制造假情报，设圈套、布陷阱，步步裁杀中外缉毒人员，为侦察坤沙集团设在边境密林中的毒品加工厂，吴宇和徐雅不得不冒险潜入毒品炮制者的巢穴；李斯不幸被背后的黑枪击中；英俊潇洒的莫克误中美人计成了风流鬼……而功不可没的情报员亦惨遭暗杀陈尸异邦……令人震惊的是：刚从警官大学毕业的徐雅在一场你死我活的激战中，将一国际贩毒分子击毙后本该庆幸自己旗开得胜，万万想不到被击毙者竟是自己前些年出洋留学的骨肉胞弟！是梦乎？现实乎？该笑乎？该哭乎？就连徐雅本人顷刻间仍不知所措……

《毒战》、《毒战》，群雄战毒枭；战毒、战毒，毒枭末日临！

然而，整部《毒战》悬念重重，情节曲折，波澜跌宕、险象环生，细腻的笔触把各式各样的人物勾画得维妙维俏、栩栩如生：正邪较量，社会进步、人类文明舍生忘死，不惜与毒枭周旋于九死一生之间，回肠荡气、顿生敬意；渣滓们贩毒嫖娼，狡诈凶残、十恶不赦，令人不禁拍案怒目、恨不得立即加入缉毒者的行列……《毒战》在展现惊心动魄的搏斗追杀的同时，对西南边陲的奇异风情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情景交融、可歌可泣，既有警匪间追截擒杀的惊险，又有言情剧引人入胜的魅力，不愧是反吸毒长篇小说中的佼佼者！

—

联合国禁毒总署电：“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根据国际刑警组织提供的情报分析，国际贩毒组织香港“新义安”黑帮策划了代号“罂粟花”的特大走私毒品行动。这批价值三千五百万美元的海洛因，将取道贵国云南、广州偷运进香港……”

二

一辆白色高级“皇冠”牌轿车风驰电掣般驶进首都机场，在候机楼前“嘎”地紧急刹住，随即两边车门被同时打开。公安部刑侦局特派员吴宇和李斯钻出轿车，迅速地从车尾箱拎出行李袋，快步直进候机楼。

这时，候机楼响起了播音员甜美的声音：“飞往昆明的94次航班登机时间已到，请乘客们做好登机准备……”接着用纯正的英语说了一遍，机场巨大的电子示意牌也显示出了飞往昆明的班机正在待客登机的字样。

他们掏出机票和公安部签发的特别通行证随着其他乘客缓缓走向设在通道的海关检查口。

机场上，停放着十几架大型客机，银色的机身在中午灿烂的阳光照射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飞往昆明的94次航班波音747大型客机，像一座小山般停在跑道口上。登机梯已高高地架起。

半小时后，这架波音飞机轻快地朝着西北方向飞去。飞机上的罗尔斯——罗伊斯牌引擎，充满活力地轰鸣着。

吴宇解开安全带，侧头透过舷窗眺望，脸上的表情似乎很平静，既没有执行重大任务时的激动，也没有置身于蓝天中的兴奋。

机外，朵朵云团擦着机身而过，飘飘洒洒朦朦胧胧，飞机在一朵接着一朵的云团群中飞了一会后，似乎要表现它无比威力，机头轻轻一仰，爬出了云团。此时，放目远眺，天空广漠、深邃而神秘，机舱里的乘客，神情兴奋，起飞时出现的不适已一扫而光。

吴宇头枕在靠背上，微微地眯着眼。几条过早出现的皱纹深深地扎在眼尾边，雕刻般的刚毅、深沉让人有风霜般苍凉的感觉，他那两笔威武的剑眉下，一双眸子射出刚毅犀利的光芒。

李斯和其他乘客一样，眺望着阳光灿烂的蓝天，他的心里同样感到海阔天空，而且是热乎乎的，充满了无限的力量。他想到即将与凶残恶煞、狡猾多端的国际贩毒分子进行的殊死的较量中，他要让大毒枭尝尝中国警官的厉害。

四位空中小姐缓缓走来。其中一个推着装满饮料、饼干的小车子，温柔、甜美的笑容洋溢在她清秀的脸上。

“二瓶青岛啤酒。”李斯待她走近座位说道。

“好的。”空中小姐微微一笑，从小推车内拿出二瓶易拉罐的青岛啤酒，递给他。

“队长，喝口啤酒提提神。”他边说边递给吴宇。“我最喜欢坐飞机，想着自己穿云腾雾，在蓝天中飞翔，心里就有一种‘海阔天空任我遨游’的感觉。”

吴宇笑笑，说道：“世界上有许多种人，有胸怀大志的人，有醉生梦死的人，有碌碌无为的人，也有罪恶之极的人。你有这样的感觉说明你是第一种人。我可没有，说明我是第3种人。”他说完，随手拉开瓶盖，仰起头，呷了一大口。

“队长，你真会讽刺人。”

“不是讽刺，是对号入座。”吴宇深有感触地说，“你知道从前和我一个队的知青们，如今大部分事业有成，有的当上工程师、副教授、教授，有几个最近还升了副研究员。从政的不少当了处长、总经理。论学历，我和他们一样，可我还不是普通警察一个？”

吴宇这番直率、带点牢骚的话语，也感染了李斯的心情，不由点了点头。他呷了一口啤酒，沉默一会，才问道：

“干这行，你后悔吗？”

吴宇看着李斯年轻的脸，说道：“我不会后悔。当初返城，在选择职业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你不知道，我为了当警察，经过许多波折后才穿上这身衣服。我不象你这样幸运，高中毕业考上警官大学，一帆风顺。”他呷了一口啤酒，又说道：“都因为那该死的罂粟花。”

李斯听吴宇这样说，不理解他心目中钦佩的吴队长与那

该死的、罪恶的罌粟花有什么联系。他看见此时队长的脸色是那样的严肃、满脸痛苦、悔恨的神情，不由得也严肃起来。

“还有几个小时才到昆明，我又睡不着，就给你讲讲这个故事吧。”

他喝完最后一口啤酒，望向舷窗外。此刻，在他的脑海里，往事就象飞机下面变幻翻腾的云团一样……

吴宇读高中一年级时，他那当法院院长的父亲被戴上“国民党特务”帽子，被遣返回四川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心目中英雄般的父亲会是那种可耻的人，他的希望破碎了。不顾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的百般劝阻，在批斗父亲的大会上，他又愤填膺，娇嫩的五指结结实实地打在父亲满脸风霜的老脸上，母亲当场气绝身亡。不久另一场同样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在拉开了它辉煌的序幕。他踊跃投身，来到了寒凝大地的东北松嫩平原接受再教育。一年后，他又申请到了更艰苦的地方，来到了高原排空、狂川峻割、深壑纵列，南襟大暖流，东掘大寒流，森林蔽日的云贵高原。住茅棚、吃咸菜，有时候连咸菜也吃不上，只好走到屋背后的密林中寻些野菜充饥。队上的一个女知青，受不住饥饿的煎熬，一时又挖不到野菜，摘了几朵野蘑菇撒点盐煮吃后，中毒死了。他和二十几个知青，在那被大山隔绝的世界里靠着崇高的信仰、狂热，苦苦地挣扎。恶劣的环境终于使他们的头脑慢慢地冷静下来。他们不得不为填饱肚子去绞尽脑汁。

一个偶然的时机，他们搞到了一些罌粟种子。他曾听一

个母亲是医院麻醉师的知青说，罌粟汁医院收购，且价格高。再说，他们的这个地方，气候温暖潮湿，土壤肥沃透气，排水良好，特别适合罌粟这种植物的生长。到收获时期，只要在果实上割破表皮，然后把渗出的汁收集起来，凝固晒干，卖给医院就可以了。

他知道这种植物国家是不准私自种植的，但作为知青队队长，他没能忘记女知青中毒时的惨状。他不想那么多了，说干就干。在悬崖峭壁下开垦了半亩荒地，种植了大花罌粟。第二年年初收获，卖得了几百元钱，他们高兴极了，派了两个知青到几十里外的墟镇上买了肉，买了酒，男女知青开怀畅饮，醉倒了一片。他们足足有大半年没有尝过肉腥味了。尝到了甜头，欲望更大了，接着又种了两亩。第二年三月，半人高的罌粟挂满了青青的果子，这又将是一笔大收入啊！他们要过上共产主义生活了。木棚里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然而，就在他们开刀割果的时候，在那条从密林中穿出的坎坷路上，突然驶来了二辆吉普车。从车上走出总场党委书记，保卫科长和几个腰挎手枪、拿着手铐的公安警察，他们惊呆了。待至他及两个副队长被戴上手铐，总场党委书记才无限痛惜地告之他们卷入了一宗震惊全国的知青吸毒案：由于他们偷种罌粟改善生活的秘密被离他们不远的另一个知青队得知，该队的几个知青偷了不少青果；原想像他们那样，挤出汁卖给医院。谁知汁挤出后，他们面对着这种能导致爆发中英“鸦片战争”的东西，一种尝禁果心理在他们幼稚的头脑里慢慢地增大、膨胀，最终迈出了犯罪的第一步，最后一发不可收拾，成了七十年代的第一批瘾君子。

“你们这是糊闹啊！”总场党委书记痛心地说。

他被判二年有期徒刑。

他出狱的那一天，党委书记到监狱接他到家里，为他“洗尘”，席中，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书记用他父辈的遭遇，对他说了毒害中华民族半个世纪的鸦片膏的祸害。

这个时候，他才明白了被誉为希腊梦神海普诺期的罂粟是怎样的一种模样。

他深深地悔恨……

……

吴宇说得很慢，说得很多，双眼噙着泪花，垂下了他那刚毅的头。

李斯想笑笑，打破这压抑的气氛，可他没能做到。他刚想挤出笑容的时候，一滴泪水，一滴男子汉的泪水滚出了眼眶，他不敢让吴宇看见，赶快用手掌抹掉。

此时，他才明白了吴宇为什么三番五次请缨到云南与毒枭们较量的心情。

这时候，播音员告诉乘客，飞机已进入云南上空。

李斯透过舷窗，眺望着浓绿得化不开的云南大地，没有一丝的兴奋，沉重得几乎让人窒息。他怎么也无法将这美丽如画的山山水水与贩毒吸毒这些恐怖的字眼联系起来。但这毕竟是事实，铁的事实：

每年从邻国偷越境的毒品越过横断山脉，转道川、黔、桂、粤进入香港，经伊朗辗转到西方国家的毒品，根本无法估计，连估计也是困难的。联合国禁毒总署以焦灼的目光望着中国，并派出了经验丰富的缉毒小组到云南协助侦破“罂粟花”特大贩毒行动。

然而，云南肃毒，毕竟举步维艰。

机舱里又响起了播音员的声音：飞机已到昆明机场上空，准备降落，请乘客们系好安全带……

几分钟后，飞机开始朝下滑翔飞行，轻轻摇晃几下后，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

三

入春的昆明，早晚还有一丝凉意。几年的改革开放，使这个地处大西南的首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路边，大厦林立，酒店遍布，灯红酒绿，一派繁荣的景象。但在阴暗的角落里，流淌着一股疯狂的暗流，使这个生机勃勃的城市蒙上了一层不谐调的气氛。

一个紧急会议正在省公安厅的第二会议室进行。到会的有省委副书记、公安厅副厅长、武警大队大队长、刑侦处处长、联合国禁毒总署派来的二名国际刑警罗斯恰特和莫克及公安部特派员吴宇和李斯。大家表情都很严肃，让人感受到大战临近的那种气氛。

“根据联合国禁毒总署、国际刑警香港中心提供的情报，有一个国际贩毒组织策划的这个代号‘罂粟花’的特大走私毒品行动，勾结缅北掸邦的坤沙集团，将潜入我云南，在内地贩毒分子的配合下，走私价值三千五百万美元的毒品。”谭副厅长开门见山地说。他从桌上拿起指示棒，走到挂在墙壁上的巨幅云南地图前，指着几个地方说，“合沙、樟山、瑞

町这几个地方分布在中緬边界线上，两国边民有着通婚互市的传统，而且两国边界更多的地方只是一条小溪，一座山包，一道田埂，一片疏林，可以说有边难防，是贩毒分子活跃最猖獗的地方，这些贩毒团伙与坤沙集团、泰国和香港的黑社会组织均有密切联系，坤沙集团还向这些团伙提供了武器。”

武警大队长，一个戴着少将领肩章的老警官接过话说道：“坤沙集团提供的武器都是国际军火市场上最新式的自动武器，甚至还有无后座火箭炮。”

谭副厅长接着说：“我们的情报人员最近发现了坤沙集团在九谷镇的据点，”他用指示棒指在中緬边境线緬土内的小镇上，“也就是毒品加工厂，最近从掸邦运来了大量的罂粟汁。这个情报很可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罂粟花’行动的三千五百万美元的毒品，就是由九谷镇的坤沙分子提供。”

与会人员都点了点头。

“九谷镇对面就是合沙。因此，我认为这批毒品就从九谷镇与合沙的这段边界偷运入境，而合沙就是走私毒品分子与坤沙团伙进行交货的地方。我们的力量必须集中到合沙……”

“对。”戎马生涯大半辈子的武警大队长，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武警大队决定派一个精锐的反击小分队部署到合沙一带的中緬边境，随时配合你们的行动。”

国际刑警罗斯恰特将香烟掐灭，望着谭副厅长刚毅的脸庞，说道：

“美国卫星拍摄的照片清楚地表明，沿中緬边境一侧的受各种反政府武装保护的海洛因加工厂超过 16 座，其中在

樟山和缅甸接壤的 141 公里缅方一侧，就有毒品加工厂 13 间。估计，这些毒品加工厂每年生产的海洛因达二百余吨。其中百分之三十通过云南、广州进入香港，然后散到西欧、美国。秘书长和斯特劳斯署长对此高度重视。为对付‘罌粟花’贩毒行动，派我和我的伙伴莫克先生到贵国协助侦破。但贵国缉毒装备太落后了。没有直升飞机，没有先进的通讯设备，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人员，全靠一双脚就能战胜配备先进武器的毒枭，这在国际缉毒史上恐怕还没有先例吧。”

他说完，笑着耸耸肩，拿起桌上的“万宝路”香烟，点燃抽着。他身边的莫克先生摆出一付不屑一顾，傲慢、嘲讽的姿态，斜身靠在椅背上。

翻译将罗斯恰特的话翻译出来，大家听后心里不由地一沉。他们看不惯罗斯恰特的傲慢，但也不得不承认，他说的都是事实。由于肃毒经费缺乏，有些边防派出所、检查站的装备可能是世界上最落后的。

“我建议诸位，请求美国缉毒局的帮助，支援必须的武器和通讯设备。否则，难免不让毒枭们笑话我们。”莫克阴沉沉地说。

“由我出面联系，美国同行们肯定给予帮助。”罗斯恰特接着说道。

省委副书记和谭副厅长微微地笑着，不吭声。

一直默默地端坐着的吴宇，透过罗斯恰特吐出的烟雾，打量着这个被国际刑警组织誉为“好斗的吉姆”的人物。

罗斯恰特是美国人，他四十岁左右，身材高大，有着一副略带冷酷的面孔。他缉毒的赫赫战绩足以让他瞧不起中国

装备落后的缉毒队伍。

吴宇慢慢地站起来，环视到会人员一眼后，微笑地望着罗斯恰特和莫克，操着一口稍带美味的英语说道：

“我是一个国际刑警，与罗斯恰特、莫克先生是同行。你们到中国来协助我们的缉毒工作，我们将你们当作朋友一般热烈欢迎。不错，我们缉毒队伍的设备远远比不上发达国家，但有一点朋友们必须搞清楚，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往往是人。1840年，英国人用清朝的脓液掺合鸦片粉把中国的江山涂抹成烟灰色后，鸦片膏就侵蚀了这片国土达110年之久。林则徐禁烟给毒枭们沉重打击，但由于清朝的腐败而终告失败了。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50年代初期，鸦片和土匪就在横断山脉绝迹，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无毒国。现在，毒焰虽然死灰复燃，尽管它来势凶猛，但我们有信心，再次御毒于境外。”他说到这里，顿了顿，继续说道，“两位同行都是国际闻名的警官，经验丰富，战绩显赫，可以弥补我们的不足。我们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一定能缉拿毒枭的。”

吴宇的一席话，情感真挚，有理有节，外交分寸上把握得恰到好处。特别是他那口美味英语，更出乎罗斯恰特和莫克的意料。

罗斯恰特将半截香烟在烟灰缸上掐灭，兴奋地拍起掌来，连声说：

“说得好，说得好。”

他诚挚地伸过手去，握住了吴宇的手。

几位领导微笑地相互看了一眼，哈哈笑了起来。随即，会议气氛显得轻松了许多。

会议继续开着。在对敌方案上罗斯恰特和莫克主张跟踪追击，来个一锅端，刑侦处张处长根据“堵在境外，打在州内，消灭内应”的肃毒方针，主张在边境线上将敌人消灭，并认为这样保证能够缉获毒品。

罗斯恰特激动地说：“处长先生的方案太保守了。按照这样的方案，只能令国际贩毒组织和坤沙集团损失一些海洛因和几条小狗，不能给他们以一定程度的打击。国际贩毒组织并非象你们所理解的上匪。在哥伦比亚，这帮家伙不仅拥有先进的常规武装，甚至拥有战斗机、卫星通讯等装备。毒枭们不是把地球当作一个广阔的星球，而是当作沙盘上的据点模型。这次来中国，感兴趣的对象是‘罂粟花’行动的策划者国际贩毒组织和坤沙集团，我不想做那些小打小闹的事。”

两个方案各有千秋，应该采取那一个呢？一直埋头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的谭副厅长，此时抬起了头，微笑地问一直没有吭声的吴宇：

“说说你的意见。”

吴宇看了一眼笔记本，笔记本上没有记录，在罗斯恰特提出方案的时候，他画了一个圈圈，在下面写上了“合沙”这个地名，然后在周围胡乱地涂画着。

“有关这次‘罂粟花’行动我们掌握的情报很少，但从掌握的情报分析，国际贩毒组织和坤沙集团是决心要打通这条贩毒通道的，因为坤沙集团过去使用的贩毒通道，在1982年泰国发动的扫毒斗争中被堵死了。坤沙沿用了在泰国大获成功的伎俩，即让泰国人人成为瘾君子，以便他们畅通无阻地将大量毒品运往世界各地。目前，合沙、樟木、瑞町这些靠近中缅边境的地方，吸毒显然已接近特大流行规模。坤沙

们的第一步计划成功了，他们接着进行的第二步计划，就是‘罂粟花’行动。按照他们过去的做法，国际贩毒组织的重要人物很可能会亲自动手，与坤沙们接触，而接触的地点很可能就在合沙或昆明。因此，我认为，我们的作战方案应该制订两套。张处长提出的‘关门打狗’方案，较符合目前的情况，但在打法上放不开手脚，罗斯恰特先生的方案，按照中国叫法，就是‘放长线吊大鱼’，我认为……”

吴宇详细地摆出了他的方案。

省委副书记、谭副厅长、武警大队长听后，都肯定地点了点头。罗斯恰特又提了几个问题，吴宇给予解释后，他最后也说声“OK”了。

散会后，吴宇将罗斯恰特和莫克送到轿车边。罗斯恰特首先伸出手，大声开玩笑：

“吴先生，你知道我过去是干嘛行的吗？”

吴宇不知罗斯恰特这句话的真正含意，笑着摇摇头。

“告诉你吧，”罗斯恰特接着说，“我在纽约警察局当警官时是专门抓俘虏的。”

吴宇立即回答道：“那我们的性格可是太相同了。”

罗斯恰特哈哈大笑起来。

随后，罗斯恰特和莫克驾驶着轿车回公安厅招待所去了。

李斯望着急驰而去的轿车，愤愤地对吴宇说道：

“这二个美国佬太傲慢，我差点就忍不住了。”

“所谓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吴宇说道，“特别是这个罗斯恰特，他孤身打进美国一个贩毒集团，凭他的机智和胆量，擒住了美国缉毒局辑拿多年而未获的大毒枭，并以他雄

辩的口才，在法庭上力战大毒枭请来的律师团，终让这个大毒枭被判终身监禁。当然，与他的合作，不卑不亢是我们的原则。”

他们刚走进刑侦处，一个警察走进来，对他们说道：

“谭副厅长请两位去。”说完，转身走了。

他们走上三楼，来到谭副厅长办公室。

谭副厅长热情地请他们在沙发上坐下。

“这包茶叶是我在上海的老战友寄给我的，说是庐山云雾茶，是茶的上品。是不是象他说的那样好，我们尝尝。”

他边说边将茶叶放进茶壶，倒开水沏茶。

“喝茶就要喝浓的，那样才能品出味来。”他慢悠悠地说，“我走了许多地方，会过不少茶友，我认为真正会喝茶的是广东潮汕人。”

“厅长，你是说潮汕功夫茶？”吴宇笑着问道。

“功夫茶真正是下了功夫沏的茶，仅说那套茶具，沏茶用的水，沏茶时间，都十分考究。沏出来的茶，清香扑鼻，品上一口，令你三秋难忘。来，尝尝庐山云雾茶。”

他说着，拿出四个茶杯，各斟了半杯，茶水清绿诱人。吴宇和李斯端起杯子轻轻呷了一口，感觉唇齿留香。

剩下的一杯茶只见丝丝清雾缭绕。他们纳闷：三个人厅长为啥斟了四杯茶？

“确是好茶。”李斯赞道。“功夫茶太苦了，很难喝。”

谭副厅长放下茶杯哈哈地笑道，神情兴奋地对李斯说道：

“苦得好，苦得好，要的就是苦尽甘来。”

吴宇跟着笑了。

李斯头脑很敏捷，他立即悟出了厅长这句话的意思，唰地站起来，挺直腰板，向厅长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我懂了，厅长。”

他的动作惹得谭副厅长哈哈大笑起来，招手让他坐下：

“你一定是个优秀警官。干我们这行的，就需要头脑灵活、敏捷。”

正在这时，门口边走进一位女警官，谭副厅长一看见她，连忙说道：

“你这个小丫头，快进来，沏给你的茶都凉了。”

说罢，倒掉那杯凉茶，重又斟上一杯热气腾腾的二道茶。

他们这才明白了刚才谭副厅长那番风趣的谈话，是为了等她的到来。

谭副厅长让她在自己身边坐下。

“我来介绍一下，”他说，“这位漂亮的女警官叫徐雅，刚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毕业。现在刑侦处负责贩毒案件。”他转过头对吴宇和李斯说道，“你们自报家门吧。”

吴宇伸出手，说道：“我叫吴宇，请多帮助。”

“闻名警界的国际刑警吴宇，肯收我这个徒弟吗？”徐雅大方地握住吴宇的手，半玩笑半认真地说道。

“我叫李斯，请你这位师妹指教。”李斯笑着说道。

“很高兴认识你这位师兄，你是哪届毕业的？”徐雅在这里遇上校友，特别高兴。

“八二届的。”李斯答道。

“你们都是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毕业的，难怪一见如故。校友相见，有说不完的话呵。”谭副厅长高兴地说道。“和你们

青年人在一起，我也感觉年轻多了。”

“厅长，你真是宝刀不老啊！”徐雅笑着说道。

“你这个女孩子，真会说好听的。”谭副厅长显得特别开心。“好，现在我们谈谈正事。”

他走到那张檀香木办公桌前，打开抽屉拿出一本厚厚的卷宗，说道：

“厅领导决定，派徐雅同志和你们一起去合沙。她曾在那里工作过一段时间，比较了解那里的情况。这样开展工作起来会比较容易。合沙公安局黄局长年纪是大了点，他可是我们公安系统的一名真正称职的老将，他会全力支持你们工作的。合沙情况很复杂，你们要机智灵活，依靠当地武警、公安部门和人民群众，将钻进口袋的毒枭一举打尽。”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吴宇问道。

“明天早上。”谭副厅长说，“两位国际刑警也与你们一起同往。”他拿起卷宗递给吴宇，继续说，“这是合沙公安局的一些材料，你们拿回去看看，可能会有些帮助。”

吴宇接过卷宗，放进了皮包。

这时候，一个警察推门进来报告说，录像设备已调好，可以放影了。

“知道了。”他说道。

“我安排你们看这部几十分钟资料录像，这是厅里的几位同志在合沙、樟木、瑞町等地摄录的。”他忧虑重重地说道，“七十年代末，一直处于地下阴暗状态的鸦片走私，在八十年代初，以被称为‘白祸’的海洛因走私所取代。截至1985年底，由于毒贩的猖狂，境外不少毒品进入我云南，毒品不仅流毒云南，而且殃及邻省，不少青少年毁家弃业，